



蝉联《纽约时报》电子书畅销榜冠军长达五周  
亚马逊“科幻小说”“科技惊悚小说”电子书年度畅销冠军

# 超脑 | 连接

WIRED

【美】道格拉斯·E.理查兹 (Douglas E. Richards) 著  
刘 红 译

蝉联《纽约时报》电子书畅销榜冠军长达五周

亚马逊“科幻小说”“科技惊悚小说”电子书年度畅销冠军

# 超脑 | 连接

WIRED

【美】道格拉斯·E.理查兹 (Douglas E. Richards) 著

刘红译

WIRED by Douglas E. Richards

Copyright © 2010 by Douglas E. Richard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116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脑 I:连接 / (美)道格拉斯·理查兹著;  
刘红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6.7

书名原文: Wired

ISBN 978-7-229-07536-1

I. ①超… II. ①道… ②刘… III. ①科学幻想  
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2428号

## 超脑 I:连接

CHAONAO I: LIANJIE

[美]道格拉斯·E.理查兹 著 刘红 译

责任编辑:张立武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程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mm×1 194mm 1/32 印张:9.75 字数:226千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536-1

定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什么叫“好”？“好”就是所有能增强力量感的事物，追求力量的意志，力量本身。什么是“坏”？坏就是天生都是虚弱的东西。什么是“高兴”？高兴就是力量在增长，阻力被消除。

——弗里德里希·尼采，哲学家(1844—1900)

## 序 章

比尔·卡伦拿着一把消音格鲁 45 手枪，悄无声息地来到这个自称安吉拉·乔伊斯的女人身旁。她背对着他坐在一张老旧的木椅里，在一台看起来很昂贵的笔记本电脑上忙碌着。不可否认她很可爱，卡伦心里不止一次地这样想。但他更喜欢他的女人能邈邈一点，而这个女人，以他的眼光来看，模样太过于健康了。其实大概只有她的外貌是她身上比较健康的部分了。另外，她对于他来说很聪明，并且是过于聪明。

她的驾照显示她 27 岁，但她看起来却很年轻，像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而她的眼睛却显示出一种远超她实际年龄和外表的成熟和精明，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看似温柔的女孩已经有了一些不凡的经历。

为什么她要雇两个雇佣兵来保护自己呢？不是普通保镖，而是雇佣兵。她并没有明显的收入来源，如何能够支付雇佣他们的费用呢？她给他们的解释是，她曾经被一个流氓强迫做他女朋友，并且没有放她走的打算，但是卡伦不相信她的话。于是对她进行了调查。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调查是值得的，他也许能得到超出他想象的高额回报。

女孩专注于她的电脑，完全没有注意到卡伦的靠近。他清了清嗓子，她这才受惊转过身来。“哦”，她看到是他以后，舒了一口气。但是，当她看到他用了装了消音器的手枪正指向她的

时候，她的轻松立刻就消失了。“怎么回事，比尔？”她焦急地询问。她脸上的神情虽然是被动的，但卡伦清晰无误地感觉到，她那敏捷的思维正在飞速地运转，评估着当前突发状况和可能性。

“你得跟我走，”卡伦平静地说道，然后，他抬了抬他的眉毛又加了一句，“琪拉。”

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但很快控制住了情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道，“你为什么用枪对着我？还有，为什么叫我琪拉？”

“因为那是你的真名，”他轻轻地说，“琪拉·米勒。”

她很不耐烦地摇摇头，“如果你是在开玩笑的话，比尔，这一点都不好笑。”

卡伦不理睬她的质问，“接着。”他说着，扔给她一串汽车钥匙。她伸出手轻松地抓住钥匙，而眼神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脸。

“我自作主张，把胡椒喷雾从钥匙圈上取下来了。”他说。“我们走吧，你来开车。”

“杰森在哪儿？”她问。

“他在车库，”卡伦带着狡黠的笑容回答道，“等着我们。”

“在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之前，我哪儿都不会去。”她回答。

卡伦立刻朝她逼近，用那把带着长筒消音器的手枪用力地顶着她的脑袋。他伸出另一只手抓住她的下巴，使得她的脸与他的脸只有1英寸的距离。卡伦是身高六英尺三寸的肌肉男，他厚厚的手掌也很宽大。

“聪明的女孩，你还没弄明白，”他从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声音，“现在情况变了。我不再为你工作了，现在由我来发号施

令。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不然我就把你撕成两半。”说着，他用手挤压她的下巴和脸颊，力气大到把她的牙齿嵌进了肉里，鲜血流了出来。“我说得够清楚了吧！”他咬着牙齿低声说完才放开她的下巴。

她揉了揉下巴，怒视着他。他估计她眼神的凶猛程度可以在他的后脑上挖出两个洞来。

“快承认你的真名是琪拉·米勒，否则我就打断你的左臂。”他咆哮着说。

她继续瞪着他，心里琢磨着他的威胁。“好吧，”她终于说话了，“我就是琪拉·米勒，那又怎样？我付给你和杰森一大笔钱来保护我，而你现在的行为让这一切成为泡影。”

卡伦笑了笑，“你是这样想的吗？”口气中带着讽刺，然后摇了摇头，“谢谢你的关心，但我不再需要你的巨款了。我要用你来换更多的钱。”他抓着她的手臂把她推向车库的方向。“我们走，”他吼道，“我不想再说第二次了。”

她往车库方向走着，突然大跨几步在一把椅子的后背上抓了一件牛仔夹克，然后迅速地穿上。卡伦不可理解地摇摇头。外面差不多有15摄氏度，在十月，这已经是相当的温暖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芝加哥度过的，但他知道在天堂般气候的圣迭戈生活了几年以后，他这个极地的居民对寒冷已经很敏感了。

当他们走向通往车库的门口，她突然转身面对着他，似乎想要问他什么问题，而此时她的右手伸进外套的右边口袋里。卡伦在还没有弄清楚什么情况之前，就本能地作出迅速反应，从她身边闪开。一颗小口径子弹穿过她的外套，在他的肚皮上划出一个浅浅的五英寸长的槽洞。如果他不是闪躲及时，子弹就会直接在他的肚子里面钻一个洞。

卡伦用他那高大的身躯朝琪拉·米勒扑过去，把她撞进门洞，以此制止了她开第二枪。她还没回过神，卡伦就已经拽着她的手臂，从她口袋里轻而易举地把藏在那儿的微型格洛克手枪抢了过来。

他感觉到鲜血从他的伤口处流下来，浸湿了他已经破烂的T恤，他知道这只是皮外伤，可以不用马上处理。于是他很粗鲁地把他的前老板翻个身，开始搜她的全身，其实他早就该做这件事了。他以为她放心地把自己的安全交给了两个雇佣兵，但很明显，她还有另外的防范措施。他发现她的小腿上还有一小瓶胡椒喷雾，不过没有别的武器了。

他很想朝着她的脸上狠狠挥一拳以示惩戒，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如果他把她弄伤了，她就更加难以控制，而且这毕竟是他自己的疏忽才让她有机可乘。除此之外，他相信她能给他带来惊喜。

卡伦打开通向车库的门，把她推了出去，同时打开了车库的灯。女孩差点被躺在灰色混凝土地板上的杰森·鲍勃科斯基给绊倒，他被消音手枪从后背击中打穿心脏。红色的鲜血水柱般从他身体里喷出来，最后流向琪拉的白色雷克萨斯轿车的车底。

琪拉用蔑视的眼神瞪着卡伦，一言不发。大多数女性看到这样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会被吓得尖叫，但她却没有。在她大胆攻击自己之后，没有什么会再让他感到意外了。他的本能告诉自己，这个聪明而有吸引力的女孩远不像她的外表那么简单。

几分钟以后，琪拉坐上了驾驶座，而卡伦坐在副驾驶，手里的枪依然对着她。太阳已经下山好几个小时了，尽管天色已黑，马路上仍然车水马龙。静静的夜空里挂着一轮明月，南加



州典型的热带花朵和棕榈树始终出现在车窗外，生动地显示着这正是生长的季节以及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的夏天。

“我们要去哪儿？”琪拉终于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开口询问道。

“到了你就知道了。”卡伦说。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的？”

“这可不是什么 20 个问题的游戏。”

“听着，我给了你很好的报酬，但你现在却出卖我。你至少可以回答我几个问题吧。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卡伦考虑了几分钟，然后耸耸肩说：“好吧，为什么不呢。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你的狗屁故事。你的驾照和信用卡完美无瑕，但我稍作调查就知道了你使用的是假的身份信息。让我好奇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和你一样完美的假文件和表面历史。”他停顿了一下，“我很幸运，我在你的手提箱外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行李标签，上面有用铅笔写的名字，是琪拉·米勒。”这时，他提前指着下一个十字路口说，“这里左转。”

琪拉按照他说的做了。“那么，从你发现行李标签到现在用枪绑架我，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我做了一些关于琪拉·米勒的公开调查，”他解释道，“然后结果是我偶然得到了一些信息将我指引向你。这就像是钓鱼，我用你的名字作鱼饵，然后等着有兴趣的人来上钩。我他妈的没想到我会引来莫比·迪克。”他这时候兴奋得摇摇头，似乎还不敢相信他有这样的好运。“几乎是同时，政府也来联系我，他们告诉我说你是一个逃犯，还警告我说你很危险。”卡伦低头看了看他那沾了血的衬衫，觉得应该更加重视他们的警告。“当然他们没有告诉我其他的，但如果我把你交给他们，

他们会给我一大笔奖励。”说到这里，他的嘴角都咧开了，露出自鸣得意的笑容。“经过小小的讨价还价，我们最终说好的价格是两百万美金。”

琪拉厌恶地摇摇头说：“你真是个白痴，比尔。你有没有想过，他说他们是政府的人，这是在撒谎？”

他笑了笑，“当然想过。但是我才不在乎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找你。只要我拿到钱就行。”

“那如果说他们说要给你钱也是骗你的呢？”琪拉按压着怒气。

“我说服他们我能找到你之后，他们就立刻支付了五十万到我的账户以示诚意。五十万美元应该可以表示很多的诚信了。”

“所以，只是因为钱吗？”她充满蔑视地说，“背叛你的雇主，冷血地杀了杰森。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及会有什么危险。”

“那你他妈的期望什么？”他咆哮起来，“连基督对雇佣兵这个词的解释也是这样，雇佣兵就是只为了钱的人。”

“我以为你们这些人会有一些起码的信仰。”

卡伦笑起来：“如果不是两百万，我们也不会这样。”他急切地摇摇头说，“快停止你的说教吧，你也不是无罪的。无罪的人才不会用毫无瑕疵的假身份呢。无罪的人感到危险时雇佣的是贴身保镖，有罪的人才用雇佣兵。”

“如果这样想你会舒服点，那你尽管这样说吧。”琪拉狠狠地说。“但是你错了。你在拿你自己的脑袋冒险，比尔，你在玩火。那些联系你的人根本不是政府的人，而你也不可能再拿到剩下的钱。事实上，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比尔。你在透支时间，只是你太笨了不知道而已。”

她说得如此的斩钉截铁，卡伦有所迟疑了。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她的诡计。她在虚张声势，试图让他怀疑自己。

“那么你是要带我去他们那儿吗？”琪拉问。

他点点头：“是的，去我指定的地方。”他说。

“他们是不是坚持要你把完好无损的我送过去，不然这笔交易就免谈？他们是不是跟你说，如果你搞砸了或者我死了，那你自己的葬礼也就不远了。是这样吧，比尔？”

“那又怎样？”他不无轻蔑地说道，尽力掩饰她已经让他有点紧张起来。

“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吗？”她压低声音说着，给了他一个厌恶的眼神，简直不能相信他如此愚蠢。“当然你不知道，”她继续说，并没打算等他回答。“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你让自己陷入怎样的境地。如果你还想活过今天晚上，你就马上放我走，然后你自己也消失。”

卡伦眯了眯眼睛，她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但是他能冒这个险吗？或许他真的是在拿自己脑袋冒险。虽然他急切地想要拿到剩余的钱，而现在风险如此之高，或许他真的应该好好询问她，搞清楚到底自己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可以重新安排布置。他们肯定会不高兴，但是他们要习惯短暂的延迟。他打赌他们会为了得到她可以做任何事情。

“掉头，”他终于开口了，“我们回你的住处。既然你这么想告诉我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她抬起眉毛：“怎么回事，比尔？”她带着嘲笑的口吻，“我以为你不会在乎我是谁或者他们为什么要追捕我。”

“掉头！”他怒吼起来。

他们保持着一种紧张的沉默开了几分钟。在左面车道放慢了速度，前面一百码的距离有个红灯，在夜空中像灯塔一样。

这时，琪拉按下她腰侧一个按钮，收起了安全带。

“把它放回去。”卡伦发号施令道。

“你把我的肩膀弄伤了，而这个安全带会加重我的疼痛。”她说道。

“我说，把它放回去。”

“好的，好的。”她边说，边伸手去拉安全带，这时他们离下一个十字路口不到15码了。

但是她不会去碰安全带了。

她猛地打开车门，毫不犹豫地从小车跳了出去，摔在与马路平行的草坪中间。她试图想要做一个前滚翻，但她的右肩实在太疼了，结果只翻了一半，后半部分就滑到了一棵种在草坪中间的小棕榈树的树干里。

卡伦被她无畏的举动惊呆了。他本可以在她跳车的瞬间向她开枪，但他不想冒险杀死她，留着她还更有用呢。他发了疯似的解开安全带扑向驾驶座去控制失控的汽车，但此时他意识到已经晚了。琪拉这辆无舵雷克萨斯冲过了红灯，他听到右边轮胎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迎面而来的一辆小型本田车司机，虽然已经设法减速，但还是不可避免地撞上了雷克萨斯的乘客门，发出了只有两颗重达数千英镑的玻璃钢导弹碰撞在一起才会产生的剧烈碰撞声。

碰撞发生的时候刚好卡伦正在努力移向驾驶座去控制这辆汽车，于是他被猛烈地撞上了方向盘，他的一根肋骨被撞断了。这时安全气囊瞬间弹开，卡伦没有系安全带，这样一种笨拙的姿势使他没法预防伤害。

他忍受着剧痛，把车停在空地上，安全气囊也自动收缩起来，他跌跌撞撞地从车门里出来。他发现女孩穿过对面角落的一个灯火通明的加油站之后消失了，他还注意到她那不怕死的

举动也让她自己受了伤。她的裤子被挂了一个锯齿形的洞，泥草和鲜血沾满她裸露的大腿。

卡伦完全不顾胸腔里的剧痛，以最快的速度去追赶那女孩，扔下本田汽车的司机在原地惊恐地大叫：“嘿，你要去哪儿？”

他一路跑到加油站，环顾四周，发疯地寻找那个女孩，那可是想溜走的数百万美元的退休金。他走进加油站里面的大型食品超市，直接冲到了女洗手间，粗鲁地把门打开，里面空无一人。他又退了出来，眼睛在四处搜寻。

这时，他发现了她。

这个小丫头绕了一圈又回到她的车子旁边。

聪明！尽管乘客门这边被撞凹了一个大洞，这辆车还是可以行驶，而他刚才忘了把钥匙拔出来了。她不顾本田汽车司机对她大吼，立即发动了引擎，驾驶着汽车沿着车头的方向冲了出去。她驾车匆忙离开，车窗上被撞碎的玻璃像雨点一样掉落在人行道上。

卡伦扫视了加油站一圈，一辆大引擎的梅赛德斯正好停下来加油。太好了！司机是一个短胡须、体态丰满的男子，他走出车门准备去加油，卡伦从车后出现并用枪指着男人的腹部。“钥匙给我！”他说道，“马上！”

男人受到惊吓，还是很无助地伸出手来。

卡伦一把抓过钥匙，几秒钟以后开始在马路上疯狂地追赶琪拉。她本来领先很多，但她的车严重受损，即使是在夜晚很远的距离，也能轻易辨认出来。而他现在驾驶的汽车马力大得多，可以很快追赶上她。

他逐渐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而她突然拐上一个通向 52 号高速公路的斜坡弯道，朝着东面开去。这辆雷克萨斯像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她进入高速公路以后仅仅几分钟，他就追上了

她那辆在苦苦挣扎的汽车。她行驶在最左边车道，他让他的车与她平行，相隔一个车道。他们距离近到可以让他们从发光的仪表板上看到彼此的轮廓。他挥舞着手枪示意，威胁她停下来。

她不理睬。

卡伦一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射击她的轮胎或者逼她偏离车道都有可能使她的车子失去控制，他不能那么做，他必须将她安全完好地送达。从她坚定的表情他可以看出，她对她的出现完全不为所动，她很清楚他不敢伤害她这点给她带来的优势。

他们逐渐向着特克拉多峡谷的东桥靠近，女孩突然猛地踩下刹车，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在车后留下一串橡胶的痕迹。当她的速度降到 30 码以下，她迅速向左急转弯，驶出了 52 号高速公路，开进一条有 20 码宽的介于东西方向车道之间的草坪。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剧烈地蹦跳。她突然又停下来，前方 10 码的距离处有一个障碍物，它立在草坪的中间用于防止汽车可能的意外跌落，然后她很从容地转了一个弯。此刻她的车头朝西，她加快了速度，小心翼翼地驶入了 52 号高速公路的西行车道。

卡伦猛地一踩刹车，但是已经太晚了。她把时间掐得很准。毫无疑问她是计算好的，他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作出反应，于是他只好继续朝着特克拉多峡谷的东桥开去。西行的桥只有 20 码的距离，中间没有阻挡的草坪，他们之间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有，但他还是没有办法去追踪她了。

他在繁忙的公路上突然这样地一个急刹，使得后面好几辆汽车差点没来得及避开而撞上他。他们纷纷在超过他的时候，猛按喇叭以示愤怒。他有过调头逆向行驶去追赶的念头，但很快便意识到这无疑等于自杀。

他愤怒地加快速度继续驶过大桥，然后在桥头把车停在路边。他走出车门，仔细看着西行车道。不出他所料，女孩的雷克萨斯已经看不到踪影了。

他双手砰的一声拍在车顶上，“妈的！”他气得大叫起来。

他站在原地发怒的时候，看到远处有三架直升飞机，用超强的探照灯扩展模式在黑夜中搜寻，灯的中心区域覆盖了整个小镇，很显然，他们已经开始着手搜寻琪拉·米勒。他很确定这一点。

但是他怀疑他们是否能抓到她。

她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不无沮丧地想。

她会做什么来避免被发现呢？

## 第一部分 追捕

### 1

十个月以后。

戴维·德什把他那辆绿色的雪佛兰巨无霸停在警卫室门外，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卫朝他走过来，他摇下车窗说道：“我叫戴维·德什，我来见吉姆·康奈利上校。”说着，他把自己的驾照递给了警卫。

那个警卫在留言板那边核对了好几秒，检查完证件以后递还给戴维。“请进，先生，他正在等你。欢迎来到布拉格堡，你需要引路吗？”

德什若有所思地笑了笑，然后摇摇头说：“不了，谢谢。我以前来过的。”他开车绕过警卫室，心里有些希望在经过的时候会受到敬礼。

遍布在北卡罗来纳州基地里的各种树木的树叶，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已经变化成各种颜色，彼此间争奇斗艳。这是回到布拉格堡的最美好的季节。布拉格堡是一个军事机构的大本营，即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这里也是德什曾经服役部队的基地，他曾在三角洲特种部队作战分队工作，负责美国境外的反恐行动。

德什沿途经过许多熟悉的建筑物和地标，包括一个三层楼



高的攀岩墙，八十英尺的绳索塔，还有奥林匹克运动场大小的训练场，他努力压制着内心里不断涌上的一些矛盾情绪。这是他离开部队以后，第一次回到布拉格堡，而他这次回来却是喜忧参半。

他来到目的地，将车停好。几分钟以后他进入吉姆·康奈利上校的办公室，与桌子后面穿着制服的人紧紧地握手，面对上校坐下来，将随身的公文包放在旁边的地上。德什以前曾经多次来到过这间办公室，但从来没有以平民身份来过。书架上关于军事历史和战略的书籍完美整齐地罗列排放着。上校是一个全能型的击剑手，在他书桌的正中摆放了一张由专业摄影师拍摄的高清晰大框相片，相片中两个击剑手被定格在激战当中。

上校的特征鲜明，他头发浅棕色，留着士兵头，还有一部修剪整齐的胡须。他今年48岁，做德什的教官已经17年，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较大，但他们都有相同的体魄、能力和自信，只有具备这些素质的人才能通过特种部队的严格训练要求。

“谢谢你能来，队长，”上校说。他扬了扬眉毛，说，“我想我现在应该叫你戴维吧。”

德什叹了口气：“你很失望吗？”

“什么？你是说你离开的事情吗？”

德什点点头。

“发生在伊朗那件事以后，谁还会责怪你呢？”

九个月以前，德什在伊朗和伊拉克交界处的伊拉克边境被人发现躺在血泊中，他的队伍刚刚执行了一次严重的失败行动，而他是唯一的幸存者。他失去了三个兄弟般的队友。德什发现自己常常回忆起那次可怕的任务，他责怪自己不够聪明和迅速，也不够谨慎。他为队友的死而自责，也为自己还活着感到愧疚。